

贼帮缉私队

曹德全 著

新世纪作家文库

Xinshiji Zuojia Wenku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ZEI BANG JI SI DU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贼帮缉私队/曹德全 著. -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3.12

ISBN 7 - 204 - 07097 - 6

I. 贼… II. 曹… 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 218.2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2789 号

贼帮缉私队

曹德全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邯郸市利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 字数:260 千字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2000 册

ISBN 7 - 204 - 07097 - 6 / I · 1247 定价:25 元

目 录

1	第一章	哈贼帮
28	第二章	省长阿弥陀
96	第三章	集贤馆大联欢
134	第四章	我们山西好风光
168	第五章	彩虹似的斜拉桥
219	第六章	挑战贼帮
242	第七章	三代下岗人
259	第八章	大回放
285	第九章	大审判

第一章 哈贼帮

1

大地苍茫，群山环抱。

太阳出来了，山顶上的白云首先接受阳光的照耀，变成了金色的云块，原先矗立在那里的山峰、那些黑色的花岗岩的堆垒，一下子奔腾着生气勃勃的光辉灿烂的火焰。山顶上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，像高举着的火把，照耀着色彩斑斓的城市。

这个城市高楼排列，鳞次栉比。有尖形的塔楼式建筑，也有平顶的古典飞檐。迎接第一缕阳光的是居于城市中央的电业大厦，然后才是省委、市委各机关的办公大楼，还有和它们的配套的安居工程，全都在阳光中醒来。

在广厦小区的楼群里有一座耀眼的大楼。

这座大楼的东面有一个挂着窗帘的窗户。

窗户里有一个窃贼正在四下张望，试探着走近卧室。

这个窃贼生有一双机灵而闪光的大眼睛，在他那年轻英俊的面部上搭配着一张楞角分明的嘴巴，嘴、眼就是招牌，招牌就是说明书，这说明书上写着两个词儿：勤奋和智慧。现在他正勤奋地寻找这家的钱箱子和保险柜，他正智慧地查找这家的贵重东西。他翻开沙发，没有，揭开席梦思，空空，各种书籍的背后，彩色装修和木版夹墙里，一切全是实实在在的空着，四个房间两

个中厅全都一无所获。但是，他还要继续翻扒寻找，连主人的影集也要翻开看一遍。这一翻看，却发现了一张令人吃惊的相片，是他母亲的，是母亲年轻时和三个男青年在一起的合影。

他立即意识到，这是一个不该偷的地方。

“我偷的这个人一定是母亲的同学、或朋友。从照片的衣着上看这一定是他们下乡插队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候照的。”

这个贼无论如何想不到，这家主人不仅仅是他母亲的同学朋友，而且是他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的家。

“我偷我父亲？不可能，你开国际玩笑！”

贼把眼光收回来，把相册合上，纳闷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一切。

这时，有一个声音从钥匙孔里传来，他没听见，等他听见时，主人的脚步已经近在咫尺了，这个贼立即想逃，但是，完全来不及了，主人已经站到了他的面前。

主人看到一个陌生人在家里，先是吓了一跳，浑身一哆嗦：“啊！”后来，他断定是一个贼。他在想，这张扭曲的面孔，还有这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完全是装出来的。

贼也在想，这人该不是我爹吧？！为什么长了这么个模样？跟我差不多？

主人语藏杀机地说道：“没有邀请，你光临寒舍，有什么指教？”

贼心想反正是个死，壮壮胆病病歪歪地说道：“我是个要饭的……”

“你是个贼！是个社会垃圾！”

“我到您这里是想找碗饭吃！”

“你好大胆！你知道你偷的是谁家吗？”

“是我大爷的家……”

“是法院院长的家！我是专门致力于打扫社会垃圾的大法官！”

这个贼一愣，真是犯到他手里了。他病病歪歪地说：“大爷，别的地方没饭吃……”

主人很生气，严厉地说道：“没饭吃也不能当贼！也不能触犯刑律！也不能以身试法！”

“法律有什么用！宪法规定我有劳动权，我有生存权，我有吃饭权……”

“没有规定让你偷！没有规定叫你当垃圾，叫你坑害穷苦人。”

“我以后不坑害穷苦人，专到富人那里讨吃的。”

“从你伶俐的口齿上可以断定你是个惯偷，你背后定有高人指导。你父亲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不好意思说。他一定是个杀人犯，蹲在监狱里。”

“不不。”

回音。

贼说道：“大爷，在您这里逮捕我有损于您的名声，对您不怎么好吧……我刚才翻到您的存折，您有那么多钱！公安局来了我该咋说，我如果要求审计您，他们准会把您抓起来。我俩住在一个监号里，我第二天就能出来，您却要呆一辈子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大爷，我是恳请您关心我们饿肚的人……”

主人关掉手机，说：“我今天好心情，放你走。你走吧。”

贼站在原地没有走。

“没听见？”

“我要吃饭。”

主人掏出口袋里的零用钱，大约 100 多块，给了贼，说：“走吧。”

贼接过钱，还是不走。病病歪歪、低声下气地说：“……您有那么多……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大爷，像您这样的大法官，一边打扫垃圾，是不是一边种点胡萝卜，浇点水施点肥，不要太不够意思了……让小胡萝卜旱死。”

主人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决不种胡萝卜，我要扫尽一切社会垃圾！知道么？你要怎样？！”

贼病病歪歪地说：“我不要怎样，我在乞求您的怜悯……大爷……”

大法官从内衣里掏出一沓钱，“啪”一声，摔到贼面前的桌子上，那鄙夷的神情使那沓钱落在桌子上的声音特别大，“咚”地一声轰响。

这是一沓 50 元大票，足有一万。

这个贼病病歪歪地伸出双手拿过来，说：“谢谢大爷。您会得到报偿的。”

这个贼病病歪歪地走了。

“您会得到报偿的”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凡是了解大法官的人都知道，他从来没有这么出手大方过，即使是对自己独生女儿，也没有过这种大方。

今天的事绝对出人意外。

一场极其意外的遭遇战总算平息下来，可是主人的心还没有从事件中拔出来。

大法官的名字叫柴之慕，是全省赫赫有名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。

贼走了，法院院长把门关上，检查放存折的地方，看看最珍贵的东西丢没丢。卧室里有一个夹墙，夹墙里有一个铸铁保险柜。他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人动过，继而又发现那个贼根本就没有找到这地方。打开保险柜来看，一切如常，几沓钱、金银玉器和存折全都安在哩。他想了想，断定那个垃圾在这里没有偷走任何东西。忽然间他恍然大悟。“啪”地一声拍响桌子：“诈！是诈！好哇！这些垃圾敲诈到我的头上了！叫我这个打扫社会

神被柴之慕的大气凛然的审问击垮了。他在认真地擦掉脸上的化妆,突然间生出一股热流,悲悲切切的泪水一涌而出,他大声地痛哭起来。

瞧,人家也是个人,自己呢!还是个人吗?猪狗都不如!

戴竹青把脸上的假象除完,还原自己的本相,把水龙头拧开,让清水把自己冲洗干净。他扑棱着头发,把水珠摔掉,对着墙上的母亲的相片,喊道:“凭什么他就能大气凛然!凭什么说我祖上就是贼?是家传贼偷?啊!谁能告诉我!?”

“不过,我母亲的照片怎么在那个人那里?”他有些糊涂,“有机会我要问问我母亲,也许那家伙就是我亲爸。”

他换了身衣服,出门走了。

2

警察开始行动的时候,戴竹青已经挤上一辆长途汽车逃之夭夭了。

长途汽车很拥挤,似乎是所有的人都往这个车门里边挤。在他的前边有个小美人,她长得美极了,她用红色天鹅绒束住长发,她的巴黎美女式的酒窝,日本艺伎似的圆脸,还有她裹在剪裁合体的珍珠色衣服里的美好的身体,全都使戴竹青神魂颠荡,爱得发狂。

她叫王玲。

王玲竭力保护着琵琶,在急剧地错动中,挤挤拥拥向车门口接近,好不容易上了车,慢慢地向车的后部移动。王玲扭动身腰,使自己站得稍直溜一点,这时候身挨身、皮挨皮的挤压已经缓和下来,她把琵琶竖到地下。总算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。王玲掏出手绢,在下巴颏下扇动,一阵阵凉风扫去燥热。她望一

下周围的人墙，发现了戴竹青，并且发现戴竹青强大的胳膊在她的头顶上横着，用力撑着背后的压力，给她创造了这样一片空地。原来如此！当她明白这一点之后，立即把琵琶抱起，向别的人缝挤去。她不接受保护，她要挤出去。不成，汽车严重超员，没有什么宽余的地方给她站立，再一次努力，再一次失败。后来，她就不再做徒劳无益的冲撞了，接受了戴竹青的保护，占据了这个并不太宽展的地方。

她后悔，没有把父亲的车开回来。

从一上车，戴竹青就心锦摇荡，她奶白色的皮肤，可以叫人忘掉一切人间烦恼。

凉风从她的手绢的扇动下阵阵吹来。

她开始研究这个戴竹青，说她研究其实并不准确，她只是不动声色地感觉他。她感觉这个男的下边穿着老板裤，上边是灰格子短袖衬衫，他大约20来岁。他的脸庞什么模样呢？她漫不经心地向戴竹青脸上扫去，正撞上戴竹青向她投来的目光，她立刻闪开。她感到那一撞而闪开的眼光里，有些令人震颤的东西。那短短的一撞是超越于一切人间庸俗粗野的动机之上的，有着给一切生命增添妩媚的力量。

他大概是某个大学的高才生吧，她想，和她一样趁暑假回原籍看看。

汽车在向前颠簸，她不时地和他相碰，不时地碰进他的怀里，碰进一个男性的引力里。每次相碰她都赶快缩回自己，她缩得太快，有点过分。后来她不再缩回自己，就让自己和这个男性多碰碰吧。她感到他的腿在并立着，他腿上的肌肉绷得很有力量，他在那里硬着。她全身的血液开始热奔，心儿在狂跳不止。她故意朝着车窗外望去，让凉风吹冷面颊，一切顺其自然吧。

过了一站又一站，汽车驶过了许多村镇。现在停在一个

村头。

她趁机问他：“这是什么站？”

“是……”戴竹青回答不上来。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站。

然而，僵局已经打破。已经打破的僵局谁也不想让它再继续下去。

她问他：“你到哪儿下？”

戴竹青说：“到井店。你呢？”

王玲说：“到海店，近一站，40 分钟。”

戴竹青愉快地说：“这一站地有时是无限远，有时又近在咫尺。譬如现在，就近在咫尺，你同意我的观点么？”

王玲点点头，说：“你是指心理距离。”

戴竹青又说：“还有心理时间。看似枯燥乏味的旅途生活，物理时间 4 小时，在心理上却可以过得如同一瞬之间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最好想办法消除这 4 个小时的站功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有 4 个多小时的路程。这样吧，我俩做游戏，譬如猜谜，一种智力游戏。你听，一斤蜜糖多少钱？你回答。”

王玲转下身，背对着戴竹青。这个谜看似漫无边际，实际上很简单；看似问价格，各地有各地的价格，一时有一时的标准，怎么回答都不准，实际上“钱”字是重量单位。她可以回答，一斤等于 100 钱。她觉得太直露，不如换个答案有趣儿。

她说：“你的谜底是 100 钱，我的回答是 100 里的甜蜜。”

“啊哈，妙极了，正确极了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智慧的苏格拉底式的回答，作为对你的回答的奖励，我请你坐下。”

在这拥挤不堪的长途汽车里，哪里还有座位可言，能够站得直溜点儿，能够倒换倒换左右脚就算不错了，哪还敢言有个座位呢？她笑笑，说：“你该不是把我举到上边，坐到货架子上？”

戴竹青说：“不，不。你瞧我的。哎！文安到了，快准备下

车,快下车!”

戴竹青显然是在耍花枪。只见他伏身把在他们身边坐着的一位中年农民喊起来,让他离开座位。这位中年农民,听他一说,慌慌张张找东西,准备下车。几个站客立刻向这里挤,都被戴竹青挡住了。他两脚叉开,两手两臂展开把外界挡住,让王玲挤进去。王玲抱紧琵琶,用臀部先行,落在座位上,然后举起穿着一步裙的双腿,调转腰部,使整个身子进到座位里,实际上是她把中年农民“挤”出去了。她扭扭身,理理一步裙,把琵琶抱好,再次掏出手绢,扇起凉风。

世上好人多,燥热的天气仍有凉爽吹来。

“向前挤,向车门挤!到站就来不及了!”

按照戴竹青的指引,中年农民使劲向车门前挤去,留下的空位,他护定了。

王玲向里边用力挤,把最外边的地方让出来。她说:“你也坐下吧,挤挤坐吧!”

他坐下了。

她从他用力拉住靠背铁栏杆的劲上猜出来,他的屁股只在椅子上挂了一点点。她要再向里挤。里边是一位军人。军人自觉地把脸朝外,使自己扁起来。她还要想办法挤,直到戴竹青能坐稳为止。她感到戴竹青坐稳了,她才放心。戴竹青拉她一下,让她也坐下。因为,她实际上是腾着空。

她缓缓地、试探地往下坐,坐到了他的腿上,那里有电流升起,她浑身机愣一下。我的天,他的腿像石头一般坚硬,他是个石头般的男人!这男人的男根也在那里硬着。

这样就好,在这样强大的石头上,她的重量就好像一只小花猫,安卧牢靠。

这样就好。

坐稳了，王玲感到好美好美啊。这样，她就可以谈谈文学，谈谈音乐，让4个小时的物理时间变成心理上的一瞬间。

她选了一个话题，从电影开始，说道：“看过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没有？”

戴竹青坐姿很优雅，脊背朝外，把空档留给她这边。说道：“这是一部蓝色幽默的电视片，挺智慧的。”

她一听这回答，又太石头了。她问他：“你对杜小月和纪晓岚的爱情有什么看法？”

他说：“这是剧作家故意安排的悬念，不足为题。我反问一句：今天演什么电影？”

王玲明白这是第二个谜语，小小的智力测验题。她不难回答，她说：“今天演的是《她坐在石头上》。”

他说：“不对，今天演的是《我爱你》。”

他的话是对着她的耳朵眼儿说的，气流直冲心底，使她浑身震颤。她仰起头看他的眼，该不是玩笑话吧？她看到他认真的眼眸，那里有深深的真诚，像海洋一样无限，她要停在这海洋里，要吃透海洋里的一切。

“叭”地一声，她的头撞在他的脸上。

汽车作怪，把他们撞得好重，她感到甜甜的痛。他们的谈话和相互的冲撞一步一步地深入心田，她把自己实实在在地靠在他身上，感受他的雄性之躯的包围，让好美好美的快感传遍全身。

“下车下车！海店的下车！”

原来，汽车已经过了4个小时。

乘务员的声音撞击着她的心。啊！她吃了一惊，她到站了。心理上只顾偷情，物理上却已过去了三个多小时了。慌慌张张，把琵琶抱紧，寻找人缝，向车门口走。

“下车下车！为什么不动，海店到了，海店的旅客赶快下车。”

她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身体向她加压，她在人缝里开拓前进。人们想给她让出一个通道，但又力不从心，仅仅在心理上加宽了缝隙而已，这就是她的出路，她又慌乱、又悲哀，无法在人缝里向前走！

“怎么搞的，不下车就开走了！”

汽车哼了几下，好像真的要开走似的。她急了，戴竹青也急了，使出全力向车门挤……后来，她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。

王玲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汽车吐出来的，是挤出来的、还是推出来的，甚至是被举着传送出来的？总之，她现在站在海店车站的站牌下，把琵琶放在一边，感到怅惘。

她挥动手臂，招呼戴竹青：“喂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戴竹青把身子探出车窗，也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王玲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戴竹青。我怎么找你？”

“我怎么找你……”

哼哼叫着的汽车把他们的声音吞没了。

她的心被摘跑了。

戴竹青急了，在窗口外拼命地挥动手臂，问她、喊她，全都无济于事。

王玲望着开动的汽车，开始时急步追赶，后来就跑……车声轰隆，黄尘滚滚，渐渐地看不见戴竹青的脸面，只有挥动的手臂在晃。

泪水滴上她的衣衫……

3

几天以后戴竹青回到天池市，回到自己的垃圾队的生活圈里，把大法官柴之慕加给他的侮辱忘掉，把王玲留在心灵的美丽放飞，缓步走回原来走着的路，过他垃圾队的生活。但是，他实际上什么也忘不了，灰暗和美好在心里并存。

他曾下了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，为了王玲，他要活出个样子来，把被打败的尊严，重新树立起来。

为什么说我是贼的家庭出身！说我祖上就是贼？！

突然，小吃店的门“砰！”地一声被踢开了，赵胜瞪圆了眼睛出现在面前。

赵胜身穿瓦灰色西装，红底蓝格衬衣，领口上打着桔黄色细条的领带，长长的头发像一个艺术家，不修边幅蓄着黑黑的胡子，鼻梁上架着变色镜，眼睛里透出不可一世的光彩，50 来岁的他是贼道上的博士先生，翻版亮盖（拎兜）抹子活儿（割兜）他全是能手，出手利落。他判过刑坐过牢，什么也不在乎，称王称霸谁也不敢惹，作为掩护他经营着一个颇具规模的建筑材料公司，自任总经理。

赵胜的外号叫平原君，他以 2500 多年前的赵国贤士、有食客 3000 的平原君自诩。但是今天，谁也不知道他生的哪门子邪气。

戴竹青怯怯地迎接他。赵胜却取来两个细瓷碗，把袖口撸得高高的，举手打开自带的酒瓶，“咚，咚，咚”把碗倾满，一碗推给戴竹青，一碗自己端起来。向戴竹青说道：“你是个让人喊万岁的年轻人，该不会把这酒给泼地下吧。”

戴竹青尽管行窃多年，结交了不少花钱如流水的江湖好汉，开饭馆也陪伴过海量豪饮之士，而他本人的酒量确不大，看今天

的架势，来者不善，肯定是来寻衅闹事找他的茬子的，不喝这酒怕是不行的。碗里的酒足有半斤，如果喝下去，他会立即栽倒，不省人事。这一军将得忒狠了。

赵胜仍然端着一碗酒，怒气未消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承蒙戴小老板赏脸，喝了这一碗酒。”

戴竹青听出他话里讽刺意味儿，说：“师傅，我们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是没有一点酒量的呀。要脑袋我给你，这酒就不必喝了吧。人死也要死在明处，我刚从外地回来，我如果冲撞您老了，请讲当面。”

赵胜放下酒，一只脚踩在椅子上，不可善罢甘休地质问道：“你干的好事儿，你当我不知道？”

“我刚从外地回来。”

“25日早晨你干啥了？你瞒着我干啥了？”

戴竹青把门关严了，返回身来说：“师傅，我没有干啥呀。真的，没干啥。我已经许多年不干这种事了。这你是知道的呀。您请坐下您请坐下。”

“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朋友，你别给我来这一套，老老实实交税，咱还是好朋友。”

戴竹青让他把气儿喘匀了，说道：“这事儿不是我干的，我早已金盆洗手了，你不要逼我重新去偷。”

“你瞒得了公安局，你瞒不了你师傅咱家。要知道，你母亲可在我的刀尖上！”

一提起母亲，戴竹青像挨了一拳，像地雷爆炸，像当面打他一棍，身体突然升高，肌腱从臂膀上跳起，睁圆了大眼，像雄狮吼叫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面对雄狮的咆哮，赵胜连连后退，吓得他赶快解释：“我……我只是说：你瞒得了天瞒得了地，瞒不了我，街面儿的活儿，

明眼人一看便知。谁能想出这招儿,天下没第二个人。你干完了,开溜了,我们被抓进去,审了一遍。我,不服气。”赵胜明白,树不揭皮人不揭短,正在愈合的疮伤不要揭痂,赶快收回已经出口的话。

戴竹青也给他台阶下,说:“好你个王八蛋师傅,你说什么咱都行,你如果敢动我母亲一根毫毛,敢在我母亲身上打注意,我要了你吃饭的家伙,砍下你项上的七斤半!”

“是,是,我再也不说了。可是,我断定那是你干的。”

“是我干的又怎么样?!”

“是你干的就好说。师傅我给你伸大拇哥,同时,你,交,交,交税吧!”

“我要是不交呢。”

“那那,我要向你挑战,决一雌雄,你胜了,你是老大,师傅我反过来向你交税。”

“何必呢。”

“不行!”

“那怎么办?”

“决一雌雄!”

“我承认您是老大,您一直是老大,还要什么。”

“不行。公安局给我一个任务,协助他们破那个案子,我把你送进去,别怪师傅我不客气!”

“你这是威胁!”

“想洗手不干,没门儿! 要么交税,要么进去! 你自己选。”

“既然如此,我喝了! 接受你的挑战。不过有一条得听我的,那就是:不能再干骚扰老百姓的事儿。”

“难度太大。”

“怕难就算了,我正不想干呢。”